

古时驿路与今南同蒲铁路几近叠合，自明起便是南通秦蜀、北达幽燕的国设大驿或大陆路所经。明徽商黄汴《天下水陆路程》载：“太原府。八十里同戈驿，徐沟县。五十里贾令驿，祁县。六十里洪善驿，平遥县。西八十里至汾州汾阳驿。南七十里义棠驿，介休县。七十里瑞石驿，三十五里仁义驿，并属灵石县。六十里霍州霍山驿。八十里普润驿，洪洞县。六十里平阳府临汾县建雄驿。五十里蒙城驿，五十里侯马驿，并属曲沃县。七十里涑川驿，闻喜县。九十里泓芝驿，安邑县。八十里樊桥驿，临晋县。八十里蒲州。西六十里渡黄河，至陕西潼关。”

清咸丰元年(1851)，倭仁外放为叶尔羌帮办大臣，正月二十日其携家眷自京城出发，七月初三抵达，行程一百六十七天。于二月初一，自平定县槐树铺入山西境，二月十九日，从风陵渡入陕西界，历时十九天，行程一一写入日记。1927年1月，在京教书的吴宓寒假回陕西泾阳老家过年，于1月11日至20日路经山西境内，所见所闻，也写入日记。二人所行路线重叠，只是前后相距近八十年。

倭记云：“二月初一日，槐树铺尖(五十里)，入山西界。过西、北两天门，柏井驿宿(三十里)……初二日，平定州宿(五十里)。平定，汉上艾地。石门口峭石壁立，松柏幽秀，数日经过中最佳之境。性爱山居，遥望白云深处，树影炊烟，人家如画，神移久之。”吴记(1月11日)云：“晨七时，上正太火车，三等(至榆次，三元六角)。七时五十分开车。车行甚速，且一切整洁而有序。山西境内，田畴整治，城垣壮丽，野无盗贼，途少乞丐。……下午三时，抵山西榆次县。宿天泰公栈。外出至林间居夕餐，早寝。雇定人力车，由此至绛州，凡五六日，车费六元五角。”

正太一线，山势突兀，孤峰回绝，崎岖山路，颠簸前行。倭仁没有朝发夕至的便捷，铁路开通于五十六年后的清光绪三十三年(1907)。二月初一入境，初六才到榆次，宿徐沟。吴宓抵达榆次时为下午三时，雇用人力车后，隔日宿祁县城外，“其店甚劣。偕诸君入祁县城，觅饭店，几中煤毒。归店，八人共一炕，去炉火，勉强寢”。倭仁则是翌日祁县尖，平遥宿。“初八日，张兰尖(三十五里)，介休宿(四十五里)。介休，晋弥牟邑，随会食采于此。过郭有道故宅，想见隐不违亲，贞不绝俗，党锢之祸，独能超然无累，其德实有大过人者。宅今为禅院，汉槐



平定娘子关

一株，枝叶葱郁不凋，殆先生之灵有以呵护之欤？绵山在县南四十里，以介子推隐此，又名介山。介邑自汉以后，代产名贤。林宗德望，潞国勋名，尤足增光邑乘。”其中的“晋弥牟邑”，指春秋时晋国大夫司马牟的采食之邑在境内的邬县，郭有道故宅，实为墓，毁于今，汉槐也伐。吴宓1月13日介休县城外宿，住通义栈，二日晨出发时，大雪，遂作诗一首：“未能匝地琼瑶尽，又见漫天碎玉飞。沟细路平车络绎，穹青野白树周围。羊肠峻险须推挽，清磬深山欲息机。奇景豁心忘历日，大行雪拥缓行归。”

时至下午一时半，以雪大，不能行，灵石外城宿。诗云：“行途忽近韩侯岭，何处难寻国士桥。吊古怀人同怅惘，空山密雪甚萧条。崖含煤质蓄财富，冰覆泉流泻水遥。野店荒邮灵石县，欲行不得度今宵。”倭仁也宿于灵石，“初九日，两渡尖(五十里)。过汾水，遥望绵山，冈峦起伏，绵亘数百里。其中必有佳境，惜无暇蹑登临，步介子之田寻其隐处耳。车行岩上，沿汾水而南。峽束川流，路随嶂转。俯瞰平沙，浅渚点点。一行白鹭，在烟云变灭间。远树斜阳，渔舟晚渡，绝妙一幅图画。灵石宿(三十里)。灵石本介休地，隋文帝幸太原，傍汾河开道，获巨石，有文曰‘大道永吉’，以为瑞，遂置县焉。石在北门河神庙，高六七尺，非铁非石，扣之有声。文剥蚀不可辨，云能避水，一名瑞石”。

吴宓晨发灵石后，张家店早尖，南关镇午尖，霍州夕尖，各留诗一首，怀古念旧，描述景致。倭仁则于“初十日，过韩侯岭。岭极高峻，上有淮阴侯墓，墓前有祠。因思功名之际，诚不易居。然君

两则相叠的旅行日记

介子平

子见几，不俟终日。侯诚如少伯泛湖、留侯避谷，进退岂不绰绰哉？太史公所云‘学道谦谨，不伐不矜’，自是探本之论。仁义镇尖(四十里)，唐高祖破刘武周，屯兵于此。霍州宿(六十里)，霍即《禹贡》岳阳。十一日，仍沿汾水行。赵城尖(五十里)。周穆王封造父之地。过国士桥，匾曰‘豫让遗迹’。让与程婴、杵臼同为晋人，皆能忠于所事，诚足愧天下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。洪洞宿(三十里)。城北为明兵部尚书韩忠定公故里。公名

连载

文，字贯道，历事三朝，以忠爱为主，直声壮节，丕振中外。刘晦庵尝曰：‘国家养士百四十年，只养得个韩贯道耳。’其为当时所重如此。城南有皋陶祠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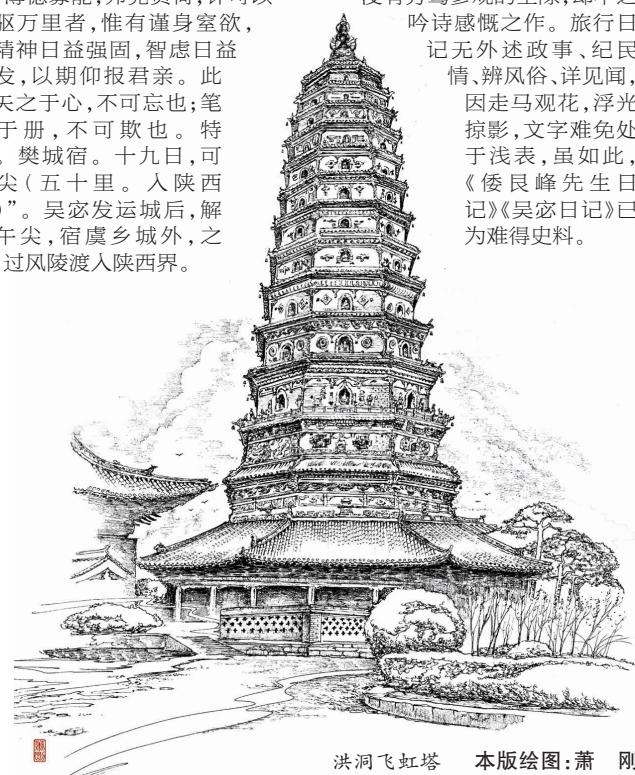
吴宓在洪洞县则见一台，匾曰“单父遗迹”，当日宿平阳府城内。倭仁也在此宿歇，“唐帝都，气温土沃，号繁庶。河东盐课所萃，民用因之，富饶迄今。拜帝尧之神祠，茅茨犹在；访苍颉之旧迹，鸟篆可观。西望姑射，如见涿雪之姿；北溯汾流，不忘神禹之绩。读《蟋蟀》《山枢》诸什，忧深思远，犹有陶唐氏之遗风焉。汉卫、霍、张敞、尹翁归皆平阳人”。

吴宓从平阳府出发后，宿曲沃县。倭仁则宿侯马驿，侯马为曲沃所辖一镇，第二天宿闻喜，“闻喜本曲沃地，汉武帝幸此，闻破南粤而喜，故名。此邦为贤士大夫渊薮，魏晋以后，代有传人。唐裴、宋赵，其尤著也。丰公为奸人倾陷，赍志以没。临卒，自题铭旌曰：‘身骑箕尾归天上，气作山河壮本朝。’读之，慷慨有生气（双牌楼村石坊，南北相向。裴坊镌‘勋高中夏’，赵坊镌‘气作山河’）。城南为裴、赵故里，名英贤里”。吴宓一行也曾宿闻喜，之后宿东镇，宿运城。倭仁则尖东镇，宿寺坡底，“在蒲州城东五里。蒲，虞帝都，中条、首阳、历山皆在境内，有明杨襄毅公博故里碑。自思任重致远，惟恃此身，安肆日偷，何以干事？不才奉天子命，出守西羌，薄德寡能，弗克负荷，计可以驰驱万里者，惟有谨身窒欲，使精神日益强固，智虑日益浚发，以期仰报君亲。此事矢之于心，不可忘也；笔之于册，不可欺也。特记。樊城宿。十九日，可合尖(五十里)。入陕西界”。吴宓发运城后，解州午尖，宿虞乡城外，之后，过风陵渡入陕西界。

2月11日，春节过后，吴自陝西入境，原路返回。13日到运城后，改乘汽车。16日“五时，先至山西大学(南门内)。次至三圣庵六号访张籁(贯三)，谈时许。……是日为元宵节日。晚与唐君沿桥头街一带游观，甚热闹。学生提灯会，高呼打倒军阀、庆祝北伐胜利等等”，遂吟诗道：“斜指吟鞭首义门，上邦风物待瞻存。雄才爱读虬髯传，艳迹堪寻花月痕。”首义门为民国太原城第一地标，曾名倾一时。倭仁在叶尔羌帮办任上长达十年，任满回京时，再未走原路。

坚持日报记者，不愿费措辞于他人，因无从寄放，而孤独于心，倭、吴二人皆有此倾向。清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十月二十六日，曾国藩致诸弟的家书中介绍：“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，每日有日课册。一日之中，一念之差，一事之失，一言一默，皆笔之于书，书皆楷字。三月则订一本，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尽其慎独之严，虽妄念偶动，必即时克治，而著之于书，故所卖之书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药。”吴宓事无巨细，详尽备至于日记，除却逸失部分，1998年，三联书店竟整理出版了厚厚的二十卷。二人日记各有所长，倭仁长在详录，因位列命官，一路有当地官绅郊迎陪同烧冷灶，游山玩水，兴致自高，本人也以文见长。乡邦掌故，盖随听随记，未必是固有知识。吴宓属赶路私行，没有旁骛参观的空隙，却不乏吟诗感慨之作。旅行日

记无外述政事、纪民情、辨风俗、详见闻，因走马观花，浮光掠影，文字难免处于浅表，虽如此，《倭艮峰先生日记》《吴宓日记》已为难得史料。



洪洞飞虹塔 本版绘图：萧刚

章诒和说到她父亲章伯钧当年住的院子，说是有79个房间。她父亲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交通部长，傅作义是同时任命的水利部长，论名分，傅作义比章伯钧还要高些，就可以估计出那个院子有多大了。有这么个大院子住，北京市政府对这位女英雄真可以说是敬重有加了。

有人或许会说，政府对你两口子够好的，你们怎么老和政府叫板呢，一圈旧城墙，几个城门楼子，拆就拆了吧。士为知己者死嘛。不能这么说，这正是他们的高尚之处，也正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地方。生活再好，待遇再高，我也要坚守我的信念。反过来说，正因为政府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才要犯颜极谏，才要陈明利害！

我梳理了一下，共有三

次。第一次是在1952年8月，北京市召集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，具体是8月11日到25日(会议的全部时间)中间的某一天，议题是讨论拆除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。地点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。会场上没有固定座位，运去大批软椅让代表们坐，为了出入方便，留下了几条通道。梁思成没有来，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，林一上台，就以她雄辩的口才问各位代表：台下的椅子为什么要这样摆？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！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城墙妨碍交通，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？她的看法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，因为当时天安门前东西两座“三座门”，即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，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太不



70

韩石山 著

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方便，每年这两个地方都发生几起车与车相撞，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，市委、市政府早已决心先把这两座“三座门”迁移，施工力量都准备好了，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，就立即动手。现在叫林徽因这

么一搅和，当时的市长彭真，考虑到这天会场上代表们的情绪太大，怕一时很难通过，便示意立即停止会议，召开代表中的党员开会，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，表决时都要举手同意。代表中的党员代表居多，再开会时，就顺利通过了。这样，一夜之间，两座“三座门”就从北京地面上消失了。

第二次是在一次宴会上。时间是1953年夏天，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，还有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，到了北京。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，在骑河楼欧美同学会设宴请客，梁林二位来了，还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来了。都是考古与古建筑界的知名人士，吴晗是历史学家，也算是考古界的人吧，宴饮间主

要谈的是文物保护工作。郑振铎说，推土机一开动，我们祖宗留下的文化遗物，就此寿终正寝了。当时林徽因的感情一下子冲动了，指着吴晗的鼻子，大声谴责，因为她的肺病已到晚期，嗓音都失常了。然而从神情与气氛上看，真是句句中肯，声声深情。这是陈从周在一篇文章中写的。他没有写林当时说了什么，另一位建筑学家吴良镛在一篇文章中说了，说林曾与北京市某领导起过争论，从时间上说，应当是一回事。吴的文章中说，林徽因当时对这位北京市的领导人说：“你们把真古董拆了，将来要懊悔的，即使把它恢复起来，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。”

第三次是1953年8月20日，地点在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。

随笔